

宋本十三经注疏

第三函
七册

光緒丁亥
望仙館石印

宋本春秋公羊
傳注疏附校勘

記

楊泗孫署檢



中書門下

牒奉

勅國家欽崇儒術啓迪化源眷六籍之垂文實百王之取法著於紺素皎若丹青乃有前脩詮其奧義爲之疏釋播厥方來頗索隱於微言用擊蒙於後學流傳既久謗舛遂多爰命校讎俾從刊正歷歲時而盡瘁探簡策以惟精載嘉稽古之功允助好文之理宜從雕印以廣頒行牒至准勅故牒

景德二年六月

日牒

工部侍郎叅知政事馮

兵部侍郎叅知政事王

兵部侍郎平章事寇

吏部侍郎平章事畢

與之道不通晦朔其二日即宜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

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誤也不廣也一說謂顏氏之徒以論

日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引外支並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說謂顏氏之徒以論

經任意反傳違誤是以何氏觀其形勢故曰其勢雖過長人問難故曰維問違誤已

故曰不得不廣也

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

援引他經失其可讀

有疏公羊說及莊疏之徒以易王爲天四故曰以無爲有也甚可閔笑者

不可勝記也

至俗儒解云左氏先者竹帛故說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

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是也治古學者即鄭象賈逵之徒賈文章矣謂之俗儒者即鄭象賈逵之徒賈文章矣謂之俗儒

口洪儒則言通典解經失所名之爲俗儒致授於世矣至使賈逵綠隊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疏至使至可興公羊可奪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象賈逵之徒說義不足故使賈逵得錄其源

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象賈逵之徒說義不足故使賈逵得錄其源

羊處少與左氏不強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二條奏得于帝帝用之乃知亡之爲真也

但求及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

今戴宏作解經論而難云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賈逵不決多隨二創

面言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爲此世之餘事

一創賈逵綠隊奮筆之與公羊爲二創非也此世之餘事

戴氏尊嚴公羊未得聖人之本旨而須在天下開事也蓋云何氏云前世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

哉斯豈至過哉公羊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即戴宏前疑論之流矣以讀者爭

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問公羊左氏之義又余竊悲之久矣

氏先師所歸但在望悲之而已故謂之篇悲非一觀一夕故謂之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

久後拜爲編如一律而起疑草價之上已集得申乃得公羊義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終

國風也何氏言已隱義也姑公羊說也規矩也何氏最存公羊也而誠記不見者書下堂言也而釋云書附
進於姑令義則何氏自言已隱姑公羊從申其義也凡水受繩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矩公羊令歸正路矣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

反下詳公訓也。疏 春秋至第一。辨云案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

說經傳者雖經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部公之姓也今定本隱公言魯侯之

在經傳止通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又云何休學今案博術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謂曰

林讓辭受學於師乃宜此義不問於已此言為尤是其義也。問曰左氏以爲魯哀公十四年夫子自衛反魯得門之命乃

述作春秋至十四年經成不審公羊之義孔子早既作春秋乎。答曰左氏以爲魯哀公十四年夫子自衛反魯得門之命乃

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筆春秋說其有其文。問曰若公羊之義以獲麟之後乃作春秋何故大史公通乎陵之問曲于羅

經乃謂然而變曰是余罪也夫昔西伯伯拘美里演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明失明有國語孫子

言十四年乃作乎。答曰孔子厄陳蔡之時始有作春秋之意未正作其文也。問曰左氏以爲魯哀公十四年夫子自衛反魯得門之命乃

心起于言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起于會稽夫陳蔡之問丘之幸也庸知非微憤厲志始於是乎者是其有意矣。問曰

若左氏以爲夫子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至十三年告老見別禮並在魯魯史法最備故依魯史記魯之有春秋公

羊之意據何文作春秋乎。答曰宋開國叔云孔子以言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傳之也又文氏又求周史記得百二十

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符考其郭說則辭其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傳之也又文氏又求周史記得百二十

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符考其郭說則辭其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傳之也又文氏又求周史記得百二十

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符考其郭說則辭其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傳之也又文氏又求周史記得百二十

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符考其郭說則辭其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傳之也又文氏又求周史記得百二十

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符考其郭說則辭其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傳之也又文氏又求周史記得百二十

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符考其郭說則辭其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傳之也又文氏又求周史記得百二十

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符考其郭說則辭其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傳之也又文氏又求周史記得百二十

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符考其郭說則辭其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傳之也又文氏又求周史記得百二十

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符考其郭說則辭其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傳之也又文氏又求周史記得百二十

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符考其郭說則辭其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傳之也又文氏又求周史記得百二十

將輕聽說所注我者謂魯也。解云此通內外皆然但傳據內言之故言我謂魯也。注欲之至強也。解云昔金以原心定罪

者即此文公及邦與魯父盟于昧是也。注不得至也。僖父者何解父者何。解云欲言其君雖不書爵欲言其臣而不說公故執不知問。注以言公及不至君也。解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公與大夫盟皆詳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傳云公則易為不吉公諱云凡春秋上之

